

责编:谭光吉 组版:吴仕涛  
校对:王文富 本期质量监察:周燕



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,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,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的讲话



昭通

源起与融入,云之南如何定义江河之美

水是生命之源,江是文明之母。

当格拉丹东的雪山之水披着洁白的哈达,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的怀里缓缓穿过,与在河里淘金的金沙汉子相遇,金沙江开始变得热情奔放。

这是一条金色的江。2000多年以来,中原大地的淘金大军怀揣梦想,溯流而上,把金沙江南岸的青铜、朱提银借一江春水,送抵京城。五尺道上的马蹄足音、悠远绵长的金江号子,把金沙江流域的文明传唱。

这是一条绿色的江。药山的五针松、小草坝的珙桐、大山包的黑颈鹤、大关的笋竹,引领着大江之侧的绿色。极目鸟蒙,4座大型水电站横卧金沙江,大国重器,绿水青山,金沙江迈着舒缓的脚步,唱着新时代的“长江之歌”奔腾入海……

云南

昭通恩波楼



万里长江第一堡——水富县。

“是长江鲟!”

“一定要保护好这条鱼。”

2024年8月6日中午,54岁的水下摄影爱好者罗彬在金沙江水富段拍摄到一条长达1.2米的“大鱼”。经水富市渔政部门确认,这是一条长江鲟。

长江鲟是长江流域独有的珍稀鱼类,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,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上游的干支流,有“水中大熊猫”之称。

长江鲟首次现身长江上游,十分罕见。“这是我第一次拍摄到长江鲟。”罗彬兴奋地说。2019年起,罗彬开始尝试水下摄影,用镜头记录金沙江。

近年来,长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。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监测报告显示,2023年至2024年,水富市累计监测到鱼类50余种。

“呜——”一声汽笛长鸣,碧波雪浪,浩荡的金沙江从晨雾中苏醒,万里长江第一港水富港开始繁忙起来。这里是金沙江进入长江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,确保“一江清水出云南”是金沙江流域各级各部门的共同责任。

走进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,一处废水零排放生态池引人驻足。池中供养鱼儿的水是经过处理后净度超高的生产废水。为守护一江清水,公司投入上亿元,用3年时间建成云南省首家、长江源头首个废水零排放装置系统,让工业废水从“达标排放”到“零排放”,兑现了不向长江排放一滴废水的承诺。

“十年禁渔”专项整治活动开展以来,位于长江与横江交汇处的水富市组建“两江”综合执法大队,网格化管理、智能化监控,保证了长江禁渔政策的全面落实。

鱼儿下水,渔民上岸。为了一江清水,绥江县“壮士断腕”,守住底线,全县没

“金沙自古不通舟,水急天高一望愁。何日天人开一线,联樯衔尾往来游。”

这是清代乾隆年间,钦差大臣缪弘受命督工金沙江第一次大规模开辟航运时,在白鹤滩的绝壁之上刻下的七言绝句。“安澜吉水”,寄托了多少代人的憧憬和梦想。

涓涓不塞,是为江河;源源不断,是为奋斗。千百年来,怀揣梦想的人们从这里启航,踏上遥远征途,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,生磨硬凿地从绝壁上开出一条纤道,摇一叶轻舟与激流狂奔竞速。

站在猎猎江风中,看清流拍岸,缥缈的思绪越过险峻绝壁,穿越千年时空,去往元代诗人李京渡江的夜晚。一句“雨中夜过金沙江,五月渡泸即此地。两岸峻极若登天,下视此江如井里。”将金沙江风浪急、斧削四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,路

生命长江

“水中大熊猫”再现身

测到鱼类50余种。“水中大熊猫”的现身并非个例。2024年4月21日,在距离水富200公里外的赤水河上游庙子落水洞河段,工作人员首次采集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薄鳅。在长江支流赤水河上游的罗甸河、簸箕河、妥泥河、香坝河等河段,还多次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金沙鲈鲤、青石爬鮡。不只是在水里,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,岸上的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也在持续增长。

碧水长江

九龙共治一江清水

有引进和审批一家化工企业。投入资金上亿元,建设5个污水处理厂,实现城乡全覆盖,小三格、大三格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覆盖全县32个村(社区),处理率达58.82%。2024年,又投资1000万元巩固污水处理成果。“一双手、一双脚、一辆车”,哪里有污水,就排查到哪里,哪里有举报,哪里就有执法,全方位、无死角地排查助力绥江境内水质长期保持在Ⅱ类以上,县城至水富断面80公里水质已达Ⅰ类。2022年,绥江县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。为了避开水污染,这片土地上有过太多的感动:57岁的绥江县环境监测站站长王会其顶着40℃的高温站在浮筒上取样;

诗意长江

壮美金沙诗吟千古

途艰险,再厉害的船工也只得望江兴叹。与李京的感受有所不同,明代杨慎《宿金沙江》:“江声彻夜搅离愁,月色中天照幽独。……江声月色那堪说,肠断金沙万里楼。”他眼里的金沙江月色,一念断人肠,与他后来的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”遥相呼应。有“万树梅花一布衣”之称的孙髯翁,在《金沙江》一诗中也留下了“劈开蕃城斧无痕,流出犁牛向雨奔。一线中天分作堑,两山夹斗石为门。”的吟唱,金沙江之美,金沙江之险,从金沙江上游的丽江、虎跳峡一路奔腾而来。毛泽东同志在《七律·长征》中写道:



铜洗 建初八年朱提造作

文物长江 铜运古道的历史辉煌

“黄金生于丽水,白银出自朱提。”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称“朱提山出银铜”。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堂琅县出银、铅、白铜。”明代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则记载:“金沙江……回环五百里,出金者数载。”

1984年,科学家对河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的铅同位素进行对比研究,发现有5件比值非常低的异常铅与永善金沙厂矿山的铅矿同位素特征一致。四川广汉三星堆也多次发现与殷墟来源相同的青铜矿料。《永善县志》则记载:“大兴金沙银厂始建于雍正五年(1727年),共有炉房48间,矿洞30口。”

要确定昭通是白银故土和“汉洗之乡”,是铅、铜、银等矿物质的最早产地,就要印证金沙江是因何得名,永善一带盛产金沙(古代称铅和铜)而得名,必须找到出土文物或矿冶遗址作支撑。

溯江而上,正参与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的袁志坚说,金沙江下游的水电站建设之前,已没人水底的黄草坪渡口算得上万里长江第一港。在莲峰镇的三道水,袁志坚发现了一条悬崖绝壁上的铜运古道。二道桥距莲峰镇、黄草坪15公里,显然,当年云南出产地的一部分铜就是从昭通城出发,沿着洒渔河,经莲峰镇用马运到黄草坪上船,转运至泸州运往京城的。

唐朝著名诗人韩愈写道:“我有双铁盃,其银得朱提。”袁志坚在昭通市博物馆一楼展厅里见到了全国仅此一枚的“朱提银锡白金”,还有数十件青铜制作的汉洗,印证了秦汉时期的昭通确实出过大量的铜。

8月29日,冒着40℃高温,袁志坚的团队再次造访了位于永善县大兴镇金沙村的“金沙矿冶遗址”。据在那里开发的永善金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斌介绍,前些年,公司生产的铅锌每年达4000多吨,而金沙村最多的时候有上万人居住。望着山上若隐若现的堆放矿渣的遗址,袁志坚对找到资料上记载的金沙银厂古遗址充满了信心。或许,“滇铜京运”和金沙水拍的谜底即将被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揭开……

昭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曹阜金 谭光吉 毛利涛

AI制图 张晚

图片由昭通市融媒体中心提供

大山包黑颈鹤。